

# 有關海峽兩岸圖書館界人士 紙上座談的省思



沈寶環

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暨研究所  
教授，世界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曾任東海大學圖書館館長，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顧問。

王教授振鵠兄提出「海峽兩岸圖書館界人士紙上座談」是個好主意，他要我寫一篇簡單的文字，我自然樂於應命，以下是我個人發自內心深處的意見。

## 一、「談」的必要

首先，「談」總比「不談」的好。

現在海峽兩岸我們的同胞都要求和平統一，怎樣才能完成這個神聖的使命？除了大家心平氣和的坐下來談，沒有第二條可以走得通的路。

其次，「談」是我們圖書館界專業人員的本能。

圖書館學是一門重視「溝通」的科學，整個圖書館運作的精神就是建築在「如何溝通」的基礎上，讀者服務以「參考對話」為第一要項，原因在此：所謂參考對話就是「談」，勝任愉快的圖書館員必然是「談」的能手。如果我們海峽兩岸的圖書館界人士能夠開風氣之先為「談」開路，才能期盼其他的行業跟進，這是帶頭作用，我們責無旁貸。

第三、現在正是「談」的時候。

資訊時代的出現，使得大館思想破滅，館際合作應運而生，合作是要先「談」，先商量的，我覺得與其和老外談合作，不如先和自己人「談」合作，然後一致對外。

再說過去幾年來雖然我們海峽兩岸的朋友有若干結觸，（例如1983年的澳洲之會，1990年我們十四位同仁的訪問之行，1992年的西安之會等）但是由於行程和議程的限制，總覺得「談」的時間少了一點，振鵠兄的倡導，正好彌補了這個遺憾。

## 二、「紙上座談」

在通常情形之下，舉行紙上座談，因為參與者彼此不見面，在動筆時又無法事先得知別人所寫的內容，往往會發生某些困擾。例如：

- 各說各話，不容易找到接觸點，若干需要深入討論的主題受到不能及時問答和解釋的限制，無法充分發揮。

- 基本觀點，尤其實際建議事項往往會有雷同的情形出現。

不過上述兩項可能發生的現象對我們這次的紙上座談並沒有影響，我覺得：

1. 這次紙上座談是過去不敢想像的的創舉，能夠把散處天南地北，甚至從未見面的朋友變成文字交，這個事實本身就是成功。

2. 即使大家所想到的會有大同小異的情形，這也無傷大雅，「英雄所見略同」顯示一種共識，這些意見必然是重要的，而且也是需要採取行動的。

3. 「紙上座談」這是第一次，但是並不見得就是唯一的一次，如果有必要，深信振鵠兄會召集第二次、第三次，下次再談不是已經看見了其他諸位這次寫的文字麼？

## 三、怎樣來「談」

口談不易，明哲保身的人都知道「少說話，多做事」的好處，但是筆談更加困難。在參加某些會議時，我最怕講話之後還要寫發言條，老實說，黑字寫在白紙上比 Read my lips 的風險更大，這些話雖然是我脫口而出的不經之談，但是我們這些參與紙上座談的人，仍然要有點心理準備。

1. 我們不能寄望太高。

雖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但是我們不能否認海峽兩岸同胞四十多年一直「分居」的事實，對岸的同行從來沒有親眼看見這邊的圖書館，我們少數人去過大陸，但是每次都是走馬看花，我們的了解究竟有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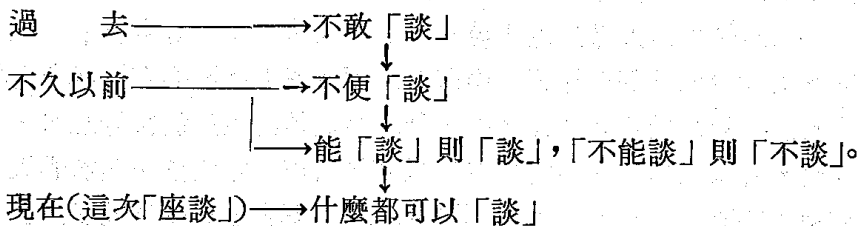
如果希望一次紙上座談就會把應該討論的問題迎刃而解是做不到的。

## 2. 我們在開家庭會議。

這次紙上座談，聽說海峽兩岸圖書館界各有十位同行參加，但我不願意被外界人士誤解為「他們十人」「我們十人」的「對談」，過分強調「從那裏來」是本位主義在作祟。我們這次紙上座談是二十位炎黃子孫，龍的傳人在開家庭會議，我覺得我是以家庭一份子的身分對十九位兄妹手足發言，我們應有的心態是自家人「有話就講，無所不談」，更是將心比心的「懇談」。

## 3. 我們要珍惜這次「談」的機會。

就「談」的演變而論，我們走過一段漫長崎嶇的路，四十幾年來光陰虛度，海峽兩岸「談」的流程如左：



由於這個流程的示意，我可以肯定的說從過去的不相往來到現在的推心置腹難開來「談」是一個大躍進。

我覺得這次紙上「座談」不僅加強了海峽兩岸圖書館界的接觸而且造成了一種良好的氣氛，我們目前的問題就是要盡力保持和加強這個良好的氣氛，在人際關係上，我覺得與自家人相處和與外人相處不同，「血濃於水」，自家人好商量，好好的「談」才能達到「家和萬事興」的目的。

怎樣來「談」？我覺得這與心態有關，我記得小的時候曾經讀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換成白話說就是：

- 不妄自揣測
- 不期望必然
- 不固執己見
- 不偏袒自己

這些話也許有點予人「還活在過去的時代」的感受，因此我用我自己的話來表達自家人要如何相處：

- 無比的耐心
- 無窮的愛心
- 無限的信心

#### 四、「談」了以後

照說，「談」要提出具體建議，我却無意列舉，一則他們十九位都會有寶貴的意見，我不必班門弄斧。再則，我過去也做了若干事，有的部分實現，例如文字交流，此地的學報、會刊都曾經登載大陸學人的大作，我也曾經協助大陸同行的專著在臺北出版，我寫的文字也承湖南省圖書館月刊轉載，有的碰壁而歸，例如邀請大陸學人訪視講學等，這是因為時機尚未成熟，不能怪誰；更有加強海峽兩岸圖書館界文化交流的構想正在有關單位和團體積極籌劃之中，似乎不必由我多此一舉搶先報導。不過，我不提出具體建議，並不表示我沒有意見，我心中有幾句話，不吐不快。

只要是中國人都渴望「統一」，都講只有「一個中國」，但我不能了解的是大家似乎都在迴避「中國」這兩個偉大神聖的字，我和舍妹通信在信封上只能寫廣州××路×號，她的來信信封也只能寫臺北××東路×巷×號，好像我們是希臘時代城市國家的人民，這當然不是我們圖書館界能夠過問的事，但是如果海峽兩岸的圖書館專業組織也被扯了進去，成了遭殃的池魚那就是我們的事了，我們回去尋「根」時曾經接受大陸中國圖書館學會週全而且熱情的款待，這種隆情高誼使我們永遠銘記於心，希望大陸圖書館界的朋友也能接受這邊學會伸出的雙手，在國際會議中如果為了名稱和會籍爭執是「兄弟鬩牆」，對海峽雙方都沒有好處，徒然予國際野心份子挑撥離間的機會，現在情形已經好得多了，但是要達到理想的境界還有待海峽兩岸的同行繼續努力。

和「中國」兩個字有連帶關係的也是兩個字——「國立」，我們這邊有國立中央圖書館，是從大陸遷移來的，統一以後，將來還要搬回去，這邊早已建立了臺灣分館，我在國立臺灣大學任教，在口頭上我們簡稱為「臺大」而不稱為「國臺大」，同樣的國立中央圖書館簡稱是「央館」而不是「國央館」。臺灣的教育有公私立之分，因此有「國立」「省立」「市立」「私立」這些名稱的出現，現在這些公私立學校差距慢慢在縮小，總有一天，所謂「國立」、「省立」、「市立」、「私立」會被看成校名的一部分，而不像過去和現在那樣具有實質的意義。大陸的學府例如華東師範大學等都沒有加上「國立」兩個字的帽子，要我們臺大的教授在大陸開會時也脫掉「國立」的帽子，我覺得兩邊是平等的，一個學府的地位不是專門靠着戴這頂帽子就夠了的，不用這兩個字，臺大還是臺大，大陸的教

育制度和臺灣不大一樣，我不是不知道大陸的學校都是公立的，但我寧可不這樣想，我希望海峽雙方的朋友都能淡化這件事。

這次在巴塞隆那舉行奧運，臺灣的報紙都大幅登載大陸選手傑出表現的報導，電視新聞也復如此，大陸女籃得到世界亞軍時臺北的吳經國代表大會授以銀牌，中華成棒得到銀牌時海協會唐樹備在賀電中指出「這是全體中國人的榮譽」，我由圖書館事業一下跳到奧運，一方面這表示海峽兩岸的關係越來越接近，越來越友好，另一方面我們圖書館界也要急起直追，不要讓體育界跑到我們前面去。

我這篇文章，拉雜而沒有組織希望大家有耐心看下去，我內心充滿同胞愛，反而不知道如何着筆，好果說錯了話，希望取得諒解，有一位教授對我說「我們都是有大陸情結的人」，這句話沒有錯，國家統一是一必然的趨勢，我們彼此要有信心。

中國要在世界圖書館  
學界顯示出自己的成就  
和地位兩岸圖書館學者  
互相切磋共同砥礪必是  
斐然以臻之也。

皮高品



皮高品先生歷任武漢大學圖書館主任、交通大學教授、館長。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教授。編撰有「中國十進分類法」、「圖書分類法講稿」等著。